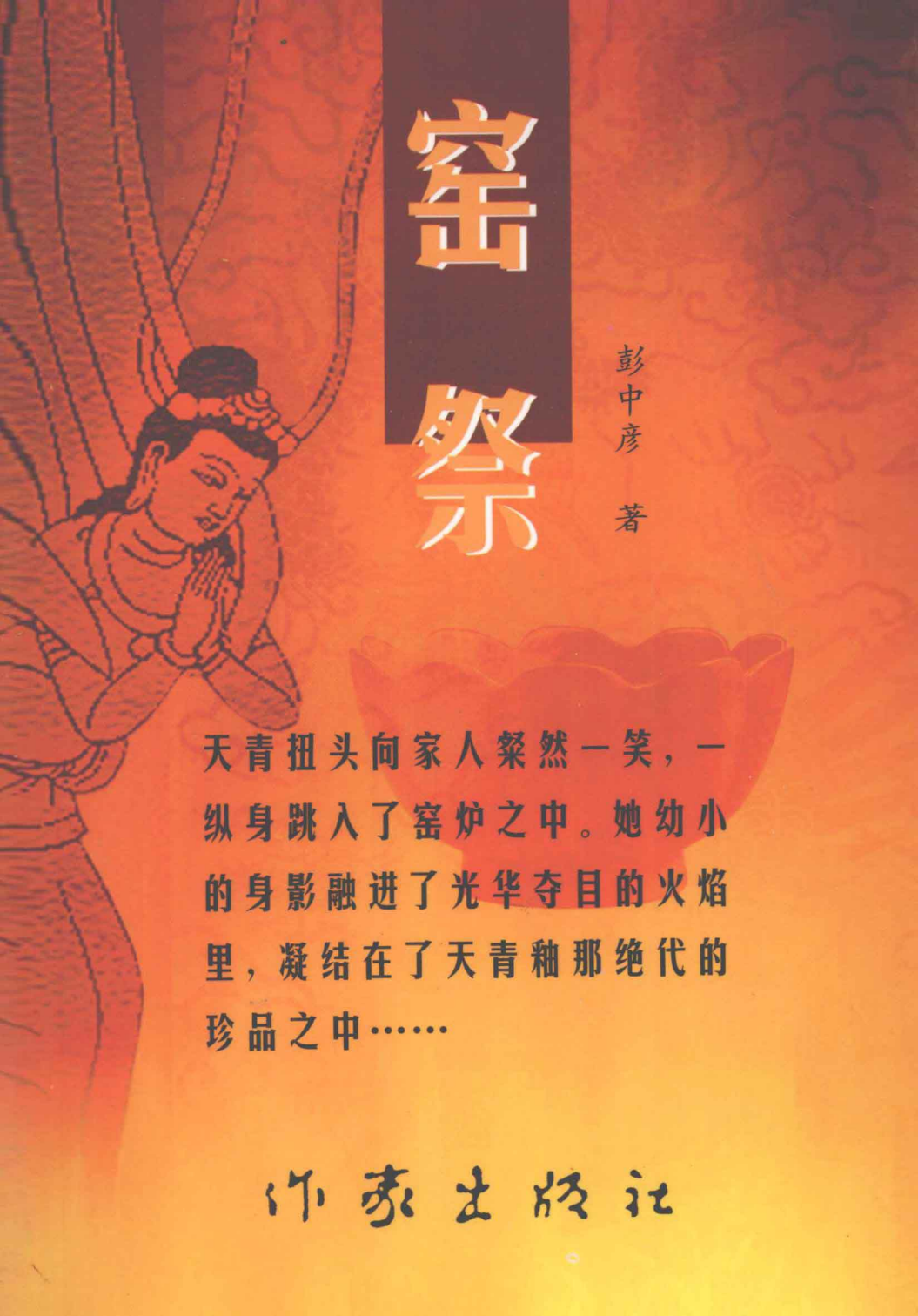




窑祭

彭中彦 著

天青扭头向家人粲然一笑，一纵身跳入了窑炉之中。她幼小的身影融进了光华夺目的火焰里，凝结在了天青釉那绝代的珍品之中……

作家出版社

窑 祭

● 彭中彦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窑祭/彭中彦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04

ISBN7-5063-2388-5

I. 窑…II. 彭…III. 中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3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278654 号

窑 祭

作 者:彭中彦

责任编辑:联 国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文新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78 千字

印张:12

印数:0001-3000

版次: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063-2388-5/I·4705

定价:24.8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久不掂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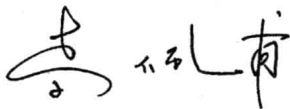
想沉一沉，充充电，补补气。人间沧桑，已行程过半，虽说也写了些文字，可到底都明白了些什么，自己尚说不清，哪敢给人作“序”？所以，凡有这样的事情，能推的，就推了。得罪人事小，假大尾巴狼，事就大了。不料，洛阳张文欣打来电话，说彭中彦的小说集就要出版了，想请你写点什么，这也是应份的工作，云云。彭中彦我并不熟悉，也好像在什么会议上见过，泛泛的，能“序”些什么呢？

可是，看了中彦的简历和文稿，还是被感动了。这是一个文学的执者，也是个痴人。他是从贫困山村里担着山一样的重负、踩着日子的艰难一步步走出来的，不容易呀。早年的岁月，跌下山崖的老牛；漫天皆白，行走在山路上，手捧着粗瓷大碗给他送酸菜糊糊的父亲；下煤窑的日子……这一痕一痕的疼，都刻在他生命的记忆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笔财富。应该说，是文学拯救了他，一枝笔，成了他生活道路上最重要的支撑。文学给了他自信，同时文学也给了他痛苦。在漫长的岁月里，孤灯下，他与一行行文字相伴，这时，哥哥走了，父亲也走了……悲痛交加！一枝笔扛着一个家庭，他扛得动么？按说，这枝笔，也是可以当“敲门砖”用的，假如他想用的话，着力地去混上一官半职，日子也许会

好过一些？可他没有，他太爱文学了，文学已成为他的精神家园。于是他就这么一日日地苦下去，由此也获得了他人生最大的快乐。那么，做一个真正的痴者，不也很幸福么。

客观地说，中彦的作品我过去看的并不多，当拿到这部书稿时，已到了新作快要出版的时候了，只是匆匆草草地看了一遍。但我从文字里看出，他的小说是贴着生活走的。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中彦自然写的是他的家乡豫西，我一直以为，豫西人是有胆的，一个个都很阳壮，走出来的时候，也带三分的“匪”气。这一切，在中彦的文字里都有表现。可见，只要贴着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去写，就会有一份可以让人触摸的感动。中彦的小说语言也有他自己的特点，在朴素中掩着炽热，平实中透着带几分狡黠的幽默，有此细节读了是可以让人落泪的。当然，他写的也有些拙、实在。也许正因为拙和实在，才显出了难得的真切和诚恳。从他作品整体来看，似乎还可以走得更远一点，也好像离家门太近？但是，怎么说呢，在热窝里蒸出来的酒，“用料绝对是上等的高粱、小麦”，是一脉一脉的真情实感。

好了，不多说了。还是看作品吧。祝愿中彦在创作的道路上一路走好，越走越好。



2005年5月30

目

录

窑祭	1
戏匪	15
叫响我的名字	35
难得风光	55
是谁炸掉了乡长的门牙 ...	68
好狗护三村	78
红皮情书	93
香气捆人的晚上	107
明鹰家的一只猫	115
豆花	122
幽灵三章	140
杀手	147

金甲的孙子要当兵	162
青春骚动期的一次艳遇	
.....	181
民间传奇	189
精灵在诉说	196
唱曲子的疯女人	209
鞋匠所剩下的	223
杀树	232
寡妇宴	240
奶奶的爱情	279
穷妈·富妈·野爸	319

窑 祭

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

——摘自宋周辉《清波杂志》

—

恍惚中有一个青色的精灵，从陈列在博物架上的汝瓷天青釉——三牺尊上飞了出来。她像一盏青灯在我眼前摇曳着弧光。眨眼间弧光中跳出了一个青衣玉女，云一般袅袅地飘落在我的书案前。她那双绿宝石般的亮眼紧紧地盯着我，艾艾怨怨，如泣如诉。那闪烁的目光就像天边突然飞来的闪电，把我劈得七零八落，魂灵出窍。天青，我虽然读懂了你的目光，却没有勇气面对你。身为汝瓷故里的一名作家，却不能用妙笔生花的文字，再现八百年前你扑火祭窑的壮举，讴歌你牺牲生命创造出超凡脱俗的美丽，愧哉！愧哉！

一股清风钻进窗内，把日光吹得摇摇晃晃。我揉了揉眼睛，倏忽间你又没了踪影。摇曳的日光轻吻着博物架上沉睡的三牺尊，我站起身把你从博物架上抱起，轻轻地放在书桌上。日光贪婪地舔着你那冰清玉洁的胴体。我仔细



端详釉色，雨后晴空一般，淡如碧空万里，清丽秀雅，腻如凝脂，釉底胎面泛出的光彩，恰似你脸上的红晕，于朦胧中透着耐人品嚼的灵动韵味。拉下窗帘，灯下观赏：釉下稀疏的气泡随光时隐时现，如晨露嬉于薄雾，似寒星遨于太空。天青，那多像你闪烁的目光啊！我虔诚地用手摩挲着器表，魂灵哆嗦：天青——我终于触摸到了八百年前你那莹润的肌肤。

理不尽的阳刚之美，品不完的阴婉柔情。天青，我真该向世人讲讲你的故事啦！

二

那时候，严和光着脊梁正依偎在窑炉前，凝视着那肆意狂舞的烈焰和白炽的匣钵出神。火星溅到了胸膛上，“刺刺啦啦”地响，一股焦糊咸腥的燎皮味弥漫在山坳里。他浑然不动，钻石般的眼光始终紧盯着那神奇的窑变。一次次败窑的恐慌，把这个汝州百里闻名的窑匠折磨得死去活来，形同枯槁。

天青是这时候走来的。她手里掂着一只豆绿色的瓷罐，里面盛着她亲手熬制的绿豆汤。她虽然只有七岁，却知道爹烧制的天青釉是为了完成皇命，一家五口人的性命全押在了这件瓷器上。全家人像在油锅里过日子，煎熬至今，离皇上钦定的交货日期只有两个月零七天了，然而那该死的天青釉还迟迟不肯露面。

盛夏灼热的山风，波浪般地顺沟滚来。天青的头上汗如雨下，沉甸甸的瓷罐坠得她胳膊酸溜溜地疼。她只好把罐子系子挎在稚嫩的胳膊上，罐底就蹭在胯上，每走一步罐子晃动一下，豆汤就在罐内不安分地摇荡。



渐近，她就看到了爹酱铜色的脊梁上滚流着无数条的小溪。

“爹——”天青深情地叫了一声。

严和雕塑一般，完全沉浸在了窑火的企盼之中，没有吭声。

“爹——您喝点消暑汤吧！”天青又喊道，奶声奶气里已夹杂着软溜溜的哭音。

严和仍然没有转身，留给她的仍是那一副山一般的脊梁。

“爹——爹——你真瘳症了，女儿给您送消暑汤来啦！”天青已是声泪俱下了。

严和终于从火魔中醒过神来，转身看到了脸上搅和着汗水和泪水的女儿，冷峻的目光渐渐地被慈爱的圣水融化，无限的温情悄悄地跳出眼眶，温柔地向女儿飘去。

“青儿——”严和走上去接过瓷罐放在地上，然后用手给女儿擦泪。

那一刻，天青感到爹长满厚茧的五指像是农人耕作的耙齿，一股尖辣辣的疼痛从脸上划过。于是，天青莹润滑溜的脸上就垄起数道的红痕。

严和弯腰揭开盖子，抱起瓷罐，渴牛饮水一般“咕咚咕咚”往肚里罐汤。

天青看见爹长满疤痕的胸脯在急剧地起伏。此时，山坳里静寂无声。窑炉里呼呼的火苗声中偶尔夹杂着一两声“叭叭”的脆响，顺着山势而建的烟道蛇一般爬在山骨上，把黑烟送上了山顶。

严和放下瓷罐，粗鲁地打着饱嗝。他望着袅袅升腾的烟儿，眼里的柔情倏忽间不见了。冷酷、焦躁、绝望交织在



一起，揉进了眼神里。

天青望着爹藏满杀气的目光，轻声细语地问道：“我哥和嫂子都出去三天啦，还不回来？”

“你哥嫂到磨盘山上找釉料去了，今夜里差不多能回来。”严和说着突然转了话题，“你娘到中王庙还没回来？”

“没有，不过今夜里也该回来了。”

“你回去做饭吧，今晚上别送饭过来，我不饿！”严和说着转身又蹲在了窑炉前。

天青掂着瓷罐，迈着沉甸甸的步子离开了窑场。

三

夜深了。

严和躺在窑炉前仰望着满天的星斗：上苍啊！请您显灵吧，把天青釉降临世间，助我完成皇命，保我一家平安……

上苍无语，只有银星戏谑地向他眨巴着眼睛。他烦躁地从地上折起，突然想吸烟，拔出别在裤腰里的旱烟袋，猴急火燎地装了一锅，顺手打开窑门，伸手抓住一块通红的木炭，燃着烟后又把它扔进了炉膛。

窑匠要火里求财，不但要练就一双火眼金睛，而且还要练就一双铁手啊！

大股的青烟顺着气管钻进肺腑，驱走满腹的躁气。严和又重新躺下，仔细地回味着去年夏天至今的遭际。

一切都缘于那个夏天雨后的苍穹。那天严和到清凉寺郑铁亲家喝“商量酒”，议定儿子新婚大喜的吉日。郑铁也是有名的窑匠，当年二人相好，遂有意结成了儿女亲家。虽说媒婆从中牵针引线，但那只是走过场，郑铁的女儿郑

月白许配给严和的儿子严天豆，已是两家大人暗中定好的事。

严和在烧制成豆绿釉的第五年上，郑铁才烧制成功了月白釉。又三年过去了，严和又烧制成了天蓝釉。严和名声雀起，如日中天，在瓷乡闪耀着夺目的光彩。

那天是七月十六，严和送去了九月十九迎亲的大红帖书。郑铁心里自然也高兴，两个亲家就大碗地喝起酒来。从上午巳时一直喝到下午申时，两人都醉。严和起身回府，郑铁执意要送，于是两亲家摇摇晃晃地上了路。送一程，严和催他返程，他说再送一程。不知不觉已来到青云峰。这时，狂风骤起，头顶上湛蓝的天空中突然卷来一堆乌云。紧接着电闪雷鸣，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两人立时酒醒了一半。没等找下地方避雨，两人已成了落汤鸡。好在暴雨骤停，不一会儿，雨过天晴，两人同时仰望天穹，但见碧空万里，清丽淡雅，深远博大的苍穹中空明无尘，澄静中孕育着万千的变化。

“天青釉，天青釉！”严和突然叫了起来。

“天青釉，天青釉！”郑铁也附和着喊叫起来。

两亲家为共同的发现激动着，二人抱成一团，在雨后的山峰上滚打着，呼叫着……

终于停止了滚动，严和望着万里碧空说：“亲家，在有生之年咱二人联手，把天青釉烧出来，就是死也瞑目了。”

“老家伙，我知道你的啥心思，自从天青落地你就开始试验烧制天青釉了，如今天青都七岁了，到底烧到哪种火候了？”郑铁说。

“造天青釉难，难于上青天啊！七年了，火神爷从不肯让天青釉向我露半边的脸儿……”



在这个雨后的山峰上，两亲家倾心交谈，最终决定联手烧制天青釉。

然而，他们哪里知道，就在此时此刻，北宋皇帝赵佶也被雨后碧空如洗的美景秀色陶醉，他不胜手舞足蹈，脱口吟哦：“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釉色做将来。”遂降御旨命汝州窑匠为宫廷烧制新瓷。

七天后，严和接到了圣旨，自接旨之日起，一年内烧造出天青釉，否则满门抄斩。

四

天青是在夜里给爹送饭的。

下午，天青给爹送绿豆汤回到家里，忧心如焚。哥嫂到磨盘山找釉料三天未归，娘到中王庙叩拜“中王爷”也是三天未归。自从接到烧制天青釉的御旨后，天青娘见庙就进，见神就跪，烧香祷告，祈祷神灵保佑，让丈夫尽快烧出天青釉。

天青烧了一大锅稀面条，左等右盼，娘也没有回来，哥嫂也没有回来。她这才盛了一瓷罐稀面条给爹送饭。她想，爹喝下的那半罐绿豆汤早被汗水吸干了。

老远，天青就看见“鸡窝窑”炉口喷出的焰火。借着焰火的光照，她莽莽苍苍地看到蹲在地上的两个人，一个是爹，一个是娘。火焰把爹娘的半边脸烤得通红。爹娘的影子像巨大的山神一样被火光拉得七扭八歪。娘从中王庙回来，直接跑到了窑场，天青这样想着，猫腰前行，把脚步放得轻而又轻。

慢慢靠近了爹娘，天青在阴影里住了脚。只听娘说：“他爹，昨夜里我在中王爷像前守了一夜，天近黎明时，中

王爷显圣了，他说：‘要想烧出天青釉，必须用玉女祭窑！’说完云一样飘走了。我定睛看时，哪还有中王爷的影子，我连忙跪在中王爷像前叩了又叩，拜了又拜……”

一阵风吹来，勾出头的焰火被吹回了窑炉，爹娘的影子就模糊起来。天青站在暗暮里侧耳细听。

“回家的路上我就想，到哪里去找玉女祭窑？最终我想到了青儿，青儿是咱们的宝贝心肝，可为了保住一家人的性命，也只有拿她去祭窑……”

天青听到这里，手中的瓷罐“哐”一声掉在了地上，溅起的面条虫子一样缠在她双腿和双脚上。

严和本能地站了起来，“谁？”

天青“爹——”地叫一声，哭着扑向了爹的怀抱。爹蹲下身子，爱抚地用手摩挲着女儿的秀发。

娘眼里噙着泪水说：“青儿，事情你都听到了，不是爹娘狠心，天不杀人窑杀人啊！为了延续严家的烟火，也只有这样做了！”

严和突然扇了女人一个耳光，“闭上你的臭嘴，烧不出天青釉，要死全家人死在一块！”

女人被扇了个愣怔，等明白过来，突然双手捂脸痛哭起来。

“他爹，你打死我好啦，这日子像在刀刃上过，我活着比死还难受呀！你真以为我是铁石心肠？青儿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如今让孩子葬身火海，我能忍心吗？大限一天天逼近，败窑了一次又一次，天青釉如今还没个影儿，我总不能让全家人坐等丧命。月白快要产了，你不能眼巴巴让严家的后人在娘的肚里就被处死啊！老天啊，老天啊，你咋不睁睁眼啊！”



天青突然挣脱爹的怀抱，“扑通”一声跪在了娘的面前：“娘——闺女答应您！拿我祭窑吧！拿我祭窑吧！！”天青使劲摇晃着娘的双腿。

娘突然把女儿抱在怀内，再次放声悲嚎。严和伸出粗糙的右手，使劲往自己的半边脸上扇打，有鲜血顺着嘴角往下滴……

五

严天豆和郑月白是第五天夜里才归来的。

天豆背着一袋玛瑙石，神采飞扬地头边走，后面跟着大肚子的妻子。

历尽千辛万苦，今天总算找到了做釉料的玛瑙石。爹说只要找到玛瑙为釉，就能烧出天青色的汝瓷。月白想，烧出了天青釉就可以保住一家人的性命，也就能保住还在娘肚里踢腾的婴儿。

月色乳一般泻在山路上。严天豆心里高兴，虽然肩上扛着百十斤重的石料，却两脚生风，不一会儿便和空手的大肚女人拉开了距离。

“天豆，等等我。”月白喊道。

天豆放慢了脚步，他觉得肩上扛的不是釉料，而是一家人的生命。他恨不得一步迈进窑场，捣碎玛瑙，做出釉料，涂在泥胎上，让爹尽快装窑试烧。

自从皇上降旨烧制天青釉后，严和的心冷了，儿子的婚事也泡汤了。严和是一个明白人，他想，如果烧制成功了天青釉，再考虑儿子的婚事，到那时鸣锣响鼓，八面风光地把儿媳妇接过来。如果现在娶回了儿媳妇，将来万一天青釉烧制不出来，岂不又毁了儿媳妇花骨朵一般的性

命？因此，他打发媒人去传话说，皇命在身，儿子的婚姻之事暂缓操办。

郑铁也是个明理之人，不顾“六月不出门、七月不嫁人”的大忌，在七月二十九日那天，不声不响地把月白送到了严和家。

“亲家，月白自小跟我看窑，虽没告诉她真传，她却也知道个大概，送她上门，也许能助你一点儿微薄之力。”

严和使劲摇着亲家的大手，嘴唇打着卷儿，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豆大的泪珠砸在了二人的手上……

天豆和月白到了窑场，天豆让妻子回屋休息，他背着釉料到了碾房。

天豆放下釉料，飞跑着到了窑炉旁。“爹，找到玛瑙石啦！”

“真的？”

“那还有假！我还给铁伯送去了三十斤，今夜里他肯定也在家里碾粉哩！”

严和知道郑铁也在为自己一家人的性命捏着一把汗，暗地里也在家帮他烧制着天青釉。

严和飞步往碾房跑，天豆紧随其后。严和拿着一块玛瑙石端详。“好啊，天豆，找到了好釉料，爹的心就放下了。”

严和说着把玛瑙石放进了石臼里，“天豆，你回去好好歇吧，这碾碎的活儿由我干。”

天豆在犹豫，他又开了腔：“快回去喝口热汤吧！”

天豆走了。严和把捣碎的玛瑙石放到石碾上，再碾成细面儿，然后用细罗认真仔细地罗了一遍，最后才开始制浆。



六

离大限的日子只有四十五天了！窑场附近已撒了暗哨，严家的一举一动都在宋兵的监视之下。

上了玛瑙釉的胎胚装进了窑炉，窑炉重新燃火了。炉火汹汹，燃烧着严家人金色的希冀。一家人都把生的希望寄托在这听天不由人的窑变之中。

点火之前，严和率家人来到东南山的老君庙内，虔诚地跪拜在窑神老君像前，烧香、化纸、叩头、祈祷……

在煅烧的过程中，严和和天豆没离开过窑炉一刻。他们父子二人在研究探讨着火的艺术：时大、时小，时快、时慢，一会儿用静火，一会儿用燥火，一会儿用温火，刚柔相济，阴阳平衡，双眼始终紧盯着窑内那玄妙的变化……

开炉这天，严和又率家人来到老君庙内，净手、烧香、跪拜、祈祷……

站在窑门前，全家人的心都像被惊天的狂涛拍打着，蹦跳不已。“开窑啦！”严和努力使自己保持镇静，但身子还是抖得厉害。终于，他跨上前去，用哆嗦的大手打开了窑门。

空气钻进了窑内，窑内响起了“叮当、叮当”动听的音乐声，仿佛天籁之音，时紧时缓，时密时疏。

窑冷却后，严和钻进窑内，抱着一只匣钵走出窑炉，迫不及待地打开匣钵，从里面拿出一只三牺尊。凝目细看，严和的双手哆嗦起来，“叭”地一声瓷器掉在地上，发出破碎的呻吟声。

“老天爷啊——”严和惨叫一声，口吐鲜血栽倒在了地上……

